

2019 河北文坛回眸(三)

□ 杪 樱

作为游弋于叙事和抒情之间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性文体,散文一直因为自由而茁壮——直到今天,当小说因为技术和资本而面临被产业化的危机,诗歌受到社会心理影响而易被情绪裹挟时,散文依然故我。尽管报纸、杂志、网络上的散文作品不少,但有辨识度的并不多,很多同题材的几无差别。所以散文生态格局也属“金字塔”型。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的《木头的信仰》(刘云芳)和《一个人的工地》(蒲素平)是这两年河北散文创作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观察2019年文学现场,河北散文创作硕果累累,不啻为文学繁荣的一个表征,但由于数量较大,我们只得从抽样得来的某些作品中,深入时代经验和作者体验的密林,寻找散文为时代、文学和个体情感代言的证据。

1 中国经验的个人表达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为中国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审美表达语境。散文钩沉记忆、直面现实、观照心灵的功能,使之在为时代赋情、为人民赋义、为英雄赋美的同时,也创造出属于文学自身的荣光。主题创作堪称该年度内河北散文最重要的总体性特征之一,一批用白描、对比、叙述、议论等手法,以观察景物、感受风情、回忆人物等为主题,多角度表现新中国发展史和改革开放新风貌的佳作出现在省内外媒体上,它们叙述真挚,情感细腻,风格清丽,以观察景物、感受风情、回忆人物等为主题,多角度表现新中国发展史和改革开放新风貌的佳作出现在省内外媒体上,它们叙述真挚,情感细腻,风格清丽,

刘江滨的《那一湾清凌凌的水》(201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表达对家乡“水事”的追溯、记忆和感怀,文中的水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并由对新中国的展望完成对时代的情感认同。该文开篇通过个人名字的寓意实现由客体向主体的情感过渡,之后层层推进,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叩听“一枕水声”,在对童年农耕生活的回忆中记起由水而起的快乐和困顿,再由当下一渠清凌凌的水展望新时代生活的“迷人姿容”,实现了由小见大的意蕴跃升。同样以水为时代“镜鉴”的书写还有朱闻平的《北京水事》(《绿叶》2019年第9至11期),这篇颇有“大文化散文”气象的作品以官厅湖为中心,上溯洋河、桑干河两岸历史的波诡云谲,中涉封建帝王变无定河为永定河的无限决心,旨要则落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官厅水库根治水患的宏大气魄和新世纪以来湖水治理后人水共欢的快慰心情上,将自然、历史和现实汇于一条河流中,为读者抒胸臆、发幽思准备了材料支撑,也使作品充满文化意蕴。与上述写法相近的还有沈晓东的《深河情缘》(2019年5月10日《河北日报》)和冯小军的《云勇的山林》(201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都在表达亲历者对社会生态观念进步的感受。杨辉素的《露天电影——时代的影像》(2019年8月9日《光明日报》)则将看电影作为瞭望改革

2019年 河北散文 扫描

开放的小窗口,以个人观影方式的变化为国家和时代放歌,个体体验放大为时代经验。

郁葱的《此去经年》(《长城》2019年第2期)回忆与田间、李满天、张庆田、肖杰、王洪涛五位河北文坛名家的交往,低徊的叙述夹以浓烈的情感,令文字在人物经历、才情秉性和历史烟云的缠绕中迸射出穿透时空的力量。该文以个人回忆录为物象立像,为当代文学史补充了弥足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更是通过回忆人物对文学事业的忠诚、坦荡磊落的襟怀和扶掖青年的不遗余力,客观上展现新时期以来当代河北文学精神的底色和相貌——这已区别于普通的怀人之作,虽仍是私人书写,但已具有公共记忆的担当,是对中国经验的具体化表达。刘建东的《去梅洁的家乡》(《当代人》2019年第11期)记述探访南水北调水源地的经历,顺着南阳的历史和现实脉络,既向长期关注工程建设和移民生活的散文家梅洁致敬,也向当地作出巨大牺牲的百姓们致敬,为理解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尝试了新的情感角度。周喜俊的《吴冠中与西柏坡》(2019年7月5日《光明日报》)通过对油画《中共中央西柏坡旧址》创作过程的考证,还原了历史真相,行文间充盈着对艺术家敬业爱国之情的赞许和对革命传统精神的敬仰,毫不矫饰的抒情鼓舞人心。尚未的《那抹山脊红》(《长城》2019年增刊)将个人、家族和国家统一起来,通过对爷爷和狼牙山老兵抗敌报国事迹的书写,表达了一位老军人对英雄的仰望和崇敬之情。

2 私人记忆的情感转化

散文的思想史意义,建立在文体的开放性所形成的个性化表达上。写作者千差万别的生活经验和管窥社会、感悟人生的不同角度,使标记私人记忆的书写在年度散文中的数量与主题最为丰富。藉由或灵动或深沉的叙写,童年记忆、亲情体味、世事变迁等交织成一曲旋律繁复的乐章,成为人本意义上生存和生活的审美化写照。

刘萌萌的《绿火焰》(《芙蓉》2019年第4期)是以散文笔法成功处理日常经验的典范之作,在水泥厂区艰苦的生活中,母亲和陈姨始终让蜂窝煤里“现实主义”的火焰”强劲燃烧,一个严谨到“不比约定早一分,也不会迟一秒”,但又有着“泼辣女丈夫”性格的陈姨跃然纸上;在她们身后,是“孩子们刚刚萌芽,身边的生活若蓬勃的树苗,啦啦啦啦向上窜着绿火焰”;看似意识流般的回忆背后,透着的是对一家人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恬静回味。绿窗的《草药香里眠冬至》

为时代、文学和个体情感代言

(《福建文学》2019年第2期)采用折叠时间的写法,从父亲当“赤脚医生”的生活写到病故,后才追溯父亲由好猎手向好医生转变的边缘起,中医知识、传统文化和传奇病案使叙事部分笼着一层神秘气息;由父亲对三个女儿的思念写自己对父亲的思念、跨越私人化的亲情而使对父亲的怀念成为乡亲们“共情”是两个极特别的抒情点。连亨的《一只燕子在离去》(《民族文学》2019年第5期)以土地、生存和命运的复杂关系,为成长和理想建立起坐标,疾病、劳动和理想让作者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对生命的细腻感触、自觉反思意识与深沉的表达结合起来,显示了作者极高的散文天赋;她的《个人史》(《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8期)在同类题材中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

苗莉的《生命之树》(《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以陪伴父亲三十多年的山楂树为意象,通过移情的方式将之与父亲的生命建立起修辞关联,实现了物象与人情的转换,使父亲的生命和“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获得了形而上的呈现。宁雨的《老刺槐记》(《天津文学》2019年第2期)中,“老刺槐二世”作为以家族命运为代表的乡村传统象征出现,老树因风而倒,小树新生,这与传统生活迭变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呼应。齐未儿的《盐碱滩》(《散文》2019年第11期)以风物在大地上的艰难生存隐喻人和命运,“和这里的每一株植物一样,平凡,沉默,尽可能隐忍”一句道尽了人世的艰辛和坚韧。唐棣的《丢魂者言》(《南方文学》2019年第6期)延续了其《马州故事》风格,通过姥姥的痼疾、武大娘给母亲叫魂和“我”在墓园里的经历,写出了乡村神秘风情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呈现的是乡村少年群体性的隐秘心理。刘云芳的《寄居者》(《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以姑姑和表姨一家的生活和人生遭遇为剖面,窥探到乡下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寄居”二字之下是生存压力中的无助与无奈。

饱满而真挚的情感是散文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在呈现私人记忆的书写中,由于所记之事多出自我经历,所以爱恨冷暖、悲喜愁怨之情自然生发,范春兰的《山间百草香》(《当代人》2019年第1期)、靳新的《今夕除夕》和陆旭辉的《今又端阳》(《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赵海萍《最后一次探望》(《星火》2019年第5期)、张卫华的《会折纸的人》(《中国作家网》2019年8月13日)、花雨《祖父的风》(《西北文学》2019年第4期)等给读者营造的都是沉浸式的情境世界。

3 精神体验的主体阐释

从主题论,散文最重要的文学性品质,是写景、记事和抒情背后屹立着的精神气象,这股气脉让碎

片化的生活现象和普遍性的情感流泻避免了牵强而生硬的堆砌。在年度创作中,表现由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和见闻而起的精神体验作品,在立意和技巧上都代表着这一文体的标高。

王力平的《赵州桥上看风景》(《当代人》2019年第1期)是一篇内涵丰富的作品,区别于普通游记白描景物或借景抒情的写法,文中依时间顺序写出了个人所“见”的“三座”赵州桥:一为未曾开发“素面”示人时的桥,二为被文博和建筑知识“建造”起的桥,三为批判意义中的理想之桥。在传递知识的同时,该文为理解赵州桥的前世今生和文化价值提供了新视角,对历史的沉思和现状的反思使之凝滞疏朗而又失失庄重的质感,更可贵的是文章并未被“插队”一语带入回忆个人史的歧路中,足见作者的文体自觉和阔达的人生境界。辛泊平的《〈书店〉:心灵界的秘密花园》(《随笔》2019年第2期)从小时候去书店的经历引出对西班牙电影《书店》的理解,影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和一家书店的命运,表现了人类追求美好事物的勇气和信念,作者“走下屏幕的剧中人”的精神身份殊为难得。刘亚荣《葫芦船渡》(《湖南文学》2019年第8期)由葫芦写到父母,为葫芦赋予亲情,又忆及“葫芦大大”的遭遇,叩问生命的无常,后通过葫芦的人文象征而发出“葫芦渡”能否泅渡个体命运的疑问,文意多次递进转折,极尽“散”思但内里却不失气脉。路军的《苏轼与草根子弟》(《四川文学》2019年第7期)通过苏轼与李廌、董传的交往,呈现一代文豪扶掖后学、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海津的《十面埋伏》(《散文》2019年第9期)由善弹的“汤琵琶”写到楚汉的“十面埋伏”,毫不掩饰对项羽英勇与豪情气概的赞赏。王继颖的《默庐的光辉》(《散文百家》2019年第5期)系参观冰心与吴文藻旧居后所作,爱与温情在历史烟云中中被化度,传感至今愈显温暖。

北野的《裂缝与阴影》(《十月》2019年第1期)堪称“诗化散文”的代表之作,以极为跳跃的诗性语言阐释自我对客观世界、经验逻辑的主观感受和理。作者以客观现实中心抽取意象建立起具象化的世界,通过比喻、象征等指向抽象的概念和观念场域,延展了无限广阔的意义空间,显现出作者理解万物的特异方式。孔淑茵的《四小时五十分》(《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写暗夜中堵车后的所见、所感和所思,本无关联的人、物、事在特殊的机缘和场域中相遇,生活的诗意油然而生。蒲素平《一根角铁的生活》(《星火》2019年第6期)将工地上的“角铁”作为审美对象,将自我对生命的理解灌注进角铁中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以物喻人的特征明显。虽然的《三牲记》(《散文》2019年第5期)更像三篇精短的小说,三个与动物有关的故事映射了人的情感,所遵循的是寓言化的叙事伦理。刘世芬《退场的姿势》(《散文百家》2019年第11期)由芭蕾舞演员的退场姿态联想到人生的进退流转,为生活提供某种艺术化的解释。

如本文开头所言,上述文本篇目只是2019年河北散文创作中的“样本”,另有体量庞大的作品无法一一详述——其中同质化、模式化和情感虚假、表达肤浅的作品亦不鲜见,这应当为写作者所警惕。

花草的寄托

——评周瘦鹃《葑花志》

□ 夏 虫

葑花,又称时花,泛指花期不久、花朵繁盛的鲜花,多用于城市绿化及节庆日装扮;也被解释为栽花,侍花弄草。20世纪以著、译、编蜚声文坛的周瘦鹃,同时也被世人称为园艺大师,其所著的花草散文作品集《葑花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便是这么一本关于花花草草的美文集。

鲁迅曾称赞周瘦鹃的翻译作品《欧米家短篇小说丛刻》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瘦鹃不仅翻译与时事和名家有关的作品,还是鸳鸯蝴蝶派中著名的爱国作家,他还创作了大量园艺花草草的小品文,而且文笔圆熟,有识有趣。

捧在手上的《葑花志》既不是鲁迅所推崇的翻译作品,它也不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它说的周瘦鹃的个人爱好——侍弄花草。书中讲述了他对花草的感悟,对花草的了解,还包括古人对花木的喜爱和了解;他的文章,不是单一地讲述一个人如何爱花,而是在谈每个花的历史和传说以及流传下来的习俗、文人字画等等。

世人爱花,喜欢的是被花朵装点的美丽环境和散发出来的芬芳香馥。而周瘦鹃爱花则不同,他的爱在了解,在一种追求美的心灵;他会因为喜欢花,而去了解花的故事、传说、种类等;他自嘲周濂溪的后代,于是将莲花称为“吾家花”,但他并非叶公好龙,他去了解莲花探究莲花,于是知道

流花溪的由来,知道莲花多种多样的别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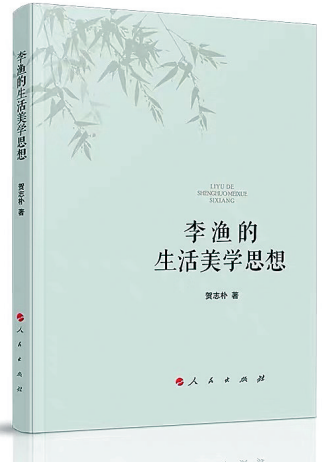
周瘦鹃对花的喜欢透露着婉约的气质和探究的精神。他不直言自己如何恋花、如何痴花,却将各种赞美喜爱花的古诗文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告诉你,古人尚且如此爱花,这么多名人尚且如此爱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又怎能不爱花惜花呢?他对自己作品的命名,紫罗兰、紫兰芽、紫兰小谱……其实细想,周瘦鹃并未完全改变其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只是在苏州这个充满吴依软语的地方,他的“靡靡之道”全部寄托在了花草之上。

常人看花草类书目,无外乎是从花草的种类开始入手,直接而简单地将花按科目或者季节分

类,周瘦鹃则不同,他对花的探究精神,从本书的编排可见一二,从花之语到花之道,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入手,为我们讲述他与近四十种草草的故事。他种花也看花,欣赏自己栽培的小生命展现出英姿,也能看到绚烂夺目的美丽,并且不止步于葑花的成就感……花的故事在我们口中相传,但少有人将之记录下来,周瘦鹃却在书中将这件事做到了,还做得特别有趣。读罢,让人心生意憾:花与人的故事如此多且美好、花会的习俗如此热闹有意义,怎不见更多的流传,反而在一点点地流失和衰败呢?

《葑花志》序中有言:“追求美,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也不是为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企图,追求

美,只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陶冶,对自己修养的一种锤炼。”而周瘦鹃对花的喜好不仅是对修养的锤炼,也是对自己充沛情感的一种寄托。



□ 邓鹏 吴健锋

生于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中国戏剧大家,也是戏剧理论大家。上世纪90年代初《李渔全集》出版付印,2010年新版的《李渔全集》又梓行于世,内容愈加丰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李渔其文其人,多有为后世称道之处,其为学为人的思想,亦对后世影响深远。河北大学教授贺志朴的《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为李渔的研究增砖添瓦,其对李渔生活美学思想之叙议,内容丰富,文质朴素,是对先贤最好的纪念,也有对后来者新的启迪,充分展现了当代李渔研究的学术水平。

李渔别具一格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戏剧、评述、诗词、小说等作品的内容、艺术特点和创作风格显露出的气质、情感与审美情趣,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耀眼明珠。《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将李渔个人的感悟,置之当下,以创新性的视角、开拓性的思维、融合性的研究取向,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精美的美学研究画卷。

全书内容丰富、视角全面,分别选取了戏曲审美、女性审美、家居环境审美、日常生活设计审美等几个方面,尤其在对女性的审美设计、家居环境的审美设计和日常生活的审美设计方面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与叙论。论说要做到全,是极其不易的,李渔本就著作等身,其创作的评叙文体种类繁多,时间跨度长,涉及文学、宗教、生活、美术等诸多层面。作者从历史现实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为读者描绘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对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美学动向进行总结提炼,点评力道入木三分,可谓倾心。古典美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它既要尊重当时的历史情景,又要有观照当下现实生活的视角,将李渔的生活智慧审美意趣介绍给今人。李渔的生活美学观里,生活的细节与艺术审美是不可分割的,李渔不是要用美学设计彻底代替生活,更多的是一种观照生活的视角,诸如戏曲表演的空间程式、礼乐规制,女性装扮的衣形修饰、歌舞艺术,家居环境的空间格局、丰俭取舍,日常生活的器物陈设、花鸟饮食、养生之道,作者深入浅出地道明了李渔生活哲学的审美意趣,要言不烦。

该书对李渔生活美学思想体系性的总结与概括,构建了洞窥李渔生活美学以及李渔所处时代美学思潮的视野框架。近年来,李渔研究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但对于李渔戏剧、生活、家居等全方位的美学分析尚未有如此全面的论述。以往的学术成果多有李渔戏剧理论、诗词小说理论,但李渔其人其事留给后世的美学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诸如李渔生活审美思想的当代价值、李渔美学思想的应用案例等。对于传统经典和文化精髓的批判性吸收应该观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往学者的目光多限于戏曲、诗词等文本的解读,本书则拓展了李渔美学的研究角度,并将研究的触角向生活的日常延伸,对李渔美学思想做到了纵横概观细究,带领读者逐步识见深入。

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关于生活美学的诉求,高扬感性、歌诗娱乐既是李渔当时所追求的生活乐趣,也为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借鉴,《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就以朴实的叙述、精练的文风,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美学世界,也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一场值得细思深悟的学术盛宴。

《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在编写上体现了全面性又有创新性,既吸纳论述了李渔生活美学思想,也建构了体系性观照李渔生活美学和现实生活美学的框架,兼具生活的实用性知识与科研的学术性、系统性与现实性。本书既可以帮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李渔的美学思想,获得心灵的滋养,又可使研究者在阅读中受到启发,对李渔思想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从而让李渔生活美学思想得以绽放更绚丽的光芒。

生活美学中的现实观照

——评贺志朴《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